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4 July 202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5 年 7 月 2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
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依照第 2734(2024)号决议附件一(a)段，随函附上第 1526(2004)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
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
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三十六次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
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
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
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克里斯蒂娜·马库斯·拉森(签名)



2025 年 6 月 30 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 2734(2024)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 2734(2024)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

因此，我根据第 2734(2024)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三十六次全面报告。监测组在编写报告时考虑了截至 2025 年 6 月 22 日收到的资料。我还要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我欢迎有机会与委员会讨论所提出的问题。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科林·史密斯(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734(2024)号决议提交的 第三十六次报告

摘要

基地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 QDe.115, 下称“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及其附属团体构成的威胁仍然动态多样。非洲部分地区面临的威胁最为严峻。“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和青年党(SOe.001)继续扩大其控制下的地盘。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副首领 Abdallah Makki Mosleh al-Rafi' i(别名 Abu Khadija, 未列名)的死亡对该组织造成重大挫折。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脆弱,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仍决心削弱由沙姆解放组织(QDe.137)领导的临时政府。

在南亚, 区域关系在一系列恐怖袭击后继续处于脆弱状态。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的威胁日益引发关切。

目录

	页次
一. 概述	5
二. 区域动态	6
A. 非洲	6
B. 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黎凡特地区	12
C. 阿拉伯半岛	15
D. 欧洲和美洲	16
E. 亚洲	17
三. 影响评估	19
A. 安全理事会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19
B. 安全理事会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20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	21
A. 旅行禁令	22
B. 资产冻结	22
C. 武器禁运	22
五. 建议	23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24
附件	
一. Propaganda	25
二. Twenty-five years of counter-terrorism sanctions	27

一. 概述

1. 基地组织核心领导层依然薄弱。该组织试图为附属团体提供战略指导，但收效甚微。尽管赛义夫·阿德尔(QDi.001)是实际领导人，但对其领导力的异议和不满似乎与日俱增。
2. 基地组织的附属团体继续在大体上自主运作。它们继续利用当地的不满情绪，并调整叙事以迎合当地社区。这种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帮助其扩大了控制范围。目前，其控制范围涵盖非洲广大地区(在萨赫勒地区由“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控制，在东非由青年党控制)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地盘扩张使基地组织及其附属团体得以筹集更多活动资金并加强人员招募。
3. 有迹象表明，基地组织对外部行动的兴趣有所增加。这些行动很可能是趁机行事，而非长期方向和规划的结果。基地组织试图利用加沙和以色列的冲突，鼓动独狼式袭击。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在该问题上发声最为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相关众筹活动以补充资金。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在整个南亚持续活跃，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
4.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仍未正式确认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该领导人化名为 Abu Hafsa al-Hashimi al-Qurayshi。这可能是由于担心确认该组织领导人的身份会使其成为反恐行动的更高级别重点目标，或是为避免对新领导人合法性产生质疑。一些会员国认为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总头目是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明(未列名)；然而，对此说法仍存在分歧。
5. Abu Khadija 于 3 月死亡，对该组织造成重挫。Abu Khadija 曾在该组织中担任多项职务，包括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主管作战计划的副首领，以及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两个区域办事处 Bilad al-Rafidayn(伊拉克)和 Al-Ard al-Mubarakah(黎凡特和阿拉伯半岛)的负责人。他被广泛视为久经沙场、经验丰富。但其死亡不太可能动摇该组织的全球网络。
6.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中东的活动，特别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巴迪亚地区的活动，受到持续反恐压力的制约。该组织在这些地区继续遭受损失。然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仍决心利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倘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分裂局面为其策划和实施袭击提供可乘之机，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将继续从叙利亚向外发出威胁。
7. 该组织继续将重心转向非洲部分地区，其部分原因是在中东遭受的损失。这种转向在其行动和宣传重点中都有所体现。Abu Bakr ibn Muhammad ibn Ali al-Mainuki(未列名)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Al-Furqan 办事处(西非区域办事处)的负责人。尽管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可能仍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精神家园，但其行动重心已大体转移至他处。
8. Tamim Ansar al-Kurdi(未列名)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Al-Siddiq 区域办事处的负责人，监督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

QDe.161)以及在中亚和南亚的行动。有关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为破坏地区安全返回中亚和阿富汗的关切日益增加。

9. 尽管基地组织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组织上相互独立且在某些地区存在相互冲突,但部分基层作战人员的组织归属较为松散。继续有报告显示,两个组织的作战人员在某些活动区配合行动。

二. 区域动态

A. 非洲

西非

10. 萨赫勒地区的局势仍令人深感关切。尽管各国动态不尽相同,但总体趋势是:“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活动范围扩大,而且大撒哈拉伊斯兰国(QDe.163)卷土重来,特别是在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边境沿线,该团体寻求在那里巩固自身势力。

11.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活动范围仍相对有限,但似乎意图延伸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尼日尔境内扩大范围。其构成的威胁仍仅限于局部。该团体孤立无援,且(除萨赫勒地区的本国人员外)缺乏向区域外投放力量的手段,因而仍专注于生存。该团体的持续存在得益于其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达成默契休战,这源自双方均以打击萨赫勒安全部队为共同目标。

12.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越来越多地直接或通过当地犯罪网络实施绑架行为。若成功索得赎金,该团体可显著增强财务资源,从而提升招募和武装能力。尽管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目前孤立于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三国边境地区,但其行动能力可能会增强。

13. 自 2024 年底以来,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以据称对其宣誓效忠的 Lakurawa 团体为依托,表现出向尼日利亚西北边境转移活动的意图。Lakurawa 在尼日尔的多索和塔瓦大区设有基地,并在尼日利亚索科托州的 Tangaza、Gudu、Illela、Binji、Silame 及 Gada 地方政府管辖区和凯比州的 Augie 地方政府管辖区的森林地带活动。

14. 一个会员国报告称,Lakurawa 由 Namata Korsinga 领导,此人曾是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塔瓦地区埃米尔的副手。另一会员国评估称,在凯比州和索科托州活动的该团体由 Habib Tajje 领导。Lakurawa 是对招募人员的统称;并非所有被称为 Lakurawa 者都是该团体的成员。

15.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似乎正在尼亚美以北地区巩固庇护所,为进一步深入尼日尔做准备。其延伸至尼日利亚的做法扩大了募兵基础,在尼日利亚西北部讲豪萨语的社区尤其如此。这一战略增强了该团体的影响力,并可能促进其与“伊斯兰国西非省”(QDe.162)的更紧密关系。这一目标据报告受到了 Al-Furqan 领导层的鼓励。

16.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作战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能够使用无人机、简易爆炸装置和大量作战人员对防守严密的军营发动复杂袭击。该团体调整了战略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其日益将自身定位为统治者，寻求控制地盘、建立初步治理并获取当地支持。为此，该团体(往往通过胁迫手段)与地方达成协议，以确保合作并吸引新的社群。其核心野心仍然是建立一个能够挑战军政权的合法性、迫使其放弃权力并实施伊斯兰教法的酋长国。

17. 该团体的宣传更趋政治化与直白化，迎合当地民众并强调其不断扩大的招募基础，在马里中部和西部地区尤其如此。“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重点攻击目标是国家安全部队及其支援部队和民兵组织，布基纳法索的“保卫祖国志愿者”和马里的外国军事承包商尤其被指定为主要对手。¹

18. 马里的局势更为复杂多样，但正趋于恶化。在北部地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活动相对自由，袭击事件再次爆发。有迹象表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可能试图重新夺回基达尔市。在塞古、库利科罗、锡卡索和卡伊大区，袭击活动明显增加，其特点是大量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和无人机，特别是用于协同作战。

19. 在布基纳法索，“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活动范围覆盖大部分地区，享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该团体继续以安全部队和“保卫祖国志愿者”部队为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该团体还改变策略，对城市中心发动直接的大规模袭击。其不再局限于突袭军营以获取武器，而是暂时占领城镇，常常避免对平民实施暴力，并采取释放囚犯等措施以赢得公众支持。据记录，在与马里和尼日尔接壤的边境地区发生了大量袭击事件，目标既包括军事设施也包括平民定居点。

20. 在尼日尔，“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规模较小，但仍开展了重大行动，特别是在尼亚美以北的多索大区，该地区也是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争夺的区域。“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那里的行动旨在阻止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从布基纳法索延伸至贝宁的地区建立立足点。

21.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虽然实力已削弱，但继续在意识形态上并通过其领导层对“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施加影响。尽管后者内部对于是否断绝关系仍争论不休，但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这样做。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附属关系仍使“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得以整合其半自治的卡提巴，以及内部各种族裔和部族网络。尽管如此，“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正密切关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事态发展，如果该团体最终脱离基地组织寻求独立，叙利亚动态或可为其提供蓝图。

22.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利用在袭击中缴获的武器，通过招募成员(通常为自愿，因为民众认为自己遭受国家军队的虐待)，加上精通无人机作战并善于灵活机动，现已能直接威胁地区首府。该团体还准备将行动扩大到多哥北部、贝宁

¹ 监测组一位专家介绍了本段所作修改的背景。

和尼日利亚索科托地区，其盟友“黑非洲穆斯林守护者”(安萨鲁，QDe.142)可能会在这些地区恢复暴力活动，这进一步助长了该团体对地盘的野心。

23. 在乍得湖流域，“伊斯兰国西非省”依然活跃，尽管其行动范围仅限于尼日利亚的约贝州、阿达马瓦州和博尔诺州、尼日尔的迪法大区 and 喀麦隆的极北大区。该组织在博尔诺州取得了一些地盘扩张，并在那里发动了数次针对安全设施和平民的复杂袭击。“伊斯兰国西非省”还成为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最活跃的宣传内容制作者，其内容容量超过其他附属团体，同时通过 Al-Furqan 办事处为萨赫勒和北非的区域分支机构提供支持。

24. 据部分会员国报告，“伊斯兰国西非省”的成员数量已增至 8 000 至 12 000 人，且有迹象表明过去一年该地区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涌入。会员国指出，位于乍得湖的 Al-Furqan 办事处继续为该区域的其他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附属团体招募和训练作战人员。部分会员国报告称，Al-Furqan 的负责人 Al-Mainuki 已加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核心协商委员会，并在 Abdulghafur Abu Khalid 的支持下监督 Al-Furqan 的运作。

25. “伊斯兰国西非省”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和喀麦隆极北大区的行动有所增加。该组织的作战能力有所提升，在针对博尔诺州安全设施的多次袭击中使用了简易爆炸装置/车载简易爆炸装置以增强火力，并辅以侦察无人机支援。2024 年 12 月下旬，“伊斯兰国西非省”首次使用初级武装无人机对博尔诺州和约贝州的军事设施发动袭击。这些武装无人机配备榴弹并被部署到安全营地，这表明该团体正在调整此类无人机的使用方法。会员国认为，这种行动能力的提升来自新获得的专业知识。据会员国报告，截至 2024 年底，13 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培训人员从中东抵达乍得湖流域，协助采购、组装和部署据信用于这些袭击的无人机。

26. 在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博科圣地”，QDe.138)内部，Bakura Doro 派仍是最活跃派系，该团体在博尔诺州北部的科马杜古河流域开展行动，并夺取了原“伊斯兰国西非省”控制区，包括岛屿。会员国发现，尼日利亚境内的“博科圣地”各派系无法将其行动范围扩展至其既有地盘之外。

中部和南部非洲

27.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英勇”行动削弱了民主同盟军(CDe.001)，但该团体通过适应干扰仍保持韧性。

28. 民主同盟军以小型机动作战单位开展行动，避免长期驻留。“3·23”运动叛乱分子在夺取戈马后与民主同盟军达成协议，双方互不进犯对方地盘。“3·23”运动使该地区的安全资源捉襟见肘，导致贝尼、伊图里和卢贝罗的安保力量薄弱，这使民主同盟军在这些地区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3·23”运动与民主同盟军的协议使后者获得畅通无阻的机动能力。

29. 民主同盟军领导人穆萨·巴卢库(CDi.036)身处伊图里以南的 Madina(民主同盟军总部), 手下有 200 名行动人员和 2 000 名家属。Madina 以南两侧的曼巴萨和卡曼达有规模较小的补给和支援营地。这些营地提供后勤、保护和监视支持。Abwakasi(列名为艾哈迈德·马赫穆德·哈桑, CDi.040)的活动范围在卢贝罗南部, 他率部自由开展行动, 所造成的民主同盟军相关死亡人数最多。卢贝罗是袭击最为集中的地区, 其次是霍约山(鲁文佐里), 穆萨·巴卢库也经常在此出没。平民死亡人数有所增加,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 400 多名平民死亡。

30. “3·23”运动占领戈马导致所有囚犯获释, 其中包括五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关键招募人和募资者。获释者中包括 Leonard Mashata, 此人是重要的招募者和民主同盟军协同人员, 其任务是在南基伍省重建一个民主同盟军小组。他以胁迫方式将儿童从布隆迪贩运到民主同盟军营地, 同时也是索马里境内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重要招募者。他的获释标志着反恐行动的一次重大挫折。

31. 民主同盟军采购手机零件用于简易爆炸装置, 并扩大其招募网络。会员国警告称, 贝尼、布尼亚和乌干达未来可能再次发生与 6 月在乌干达 Munyonyo 挫败的自杀爆炸类似的袭击和爆炸事件。

32. 尽管在破坏民主同盟军融资网络方面取得了成功, 但 Abubakar Kasakya(未列名)在招募和融资方面仍然构成重大威胁。据该区域会员国报告, 此人利用遍布南部非洲和东非的绑架勒索网络, 直接资助了 2021 年 11 月在乌干达发生的三起自杀爆炸。

33. 据该区域会员国估计, 在莫桑比克的德尔加杜角省, “先知的信徒”拥有 300 至 400 名作战人员。该团体的领导层保持不变, 战略传播协调员 Suleimane Nguvu(坦桑尼亚人, 未列名)自 2025 年 1 月起担任分管领导人。“先知的信徒”仍具韧性, 经常进行低强度袭击。尽管平民伤亡在减少, 但“先知的信徒”继续发动野蛮袭击。“先知的信徒”在广阔复杂的地形上频繁重组, 其活动中心仍为 Mocimboa da Praia、Muidumbe、Mbau 和 Macomia, 并在 Niassa 特别保护区发动了两次孤立袭击。

34. 4 月 19 日, “先知的信徒”袭击了 Kambako 狩猎小屋, 并于 4 月 29 日袭击了 Mariri 环境中心, 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两次袭击均由指挥官 Abu Munir(未列名)率领 40 名经验丰富的作战人员实施, 斩首两名警卫, 杀死两名反偷猎侦察员和六名士兵。莫桑比克国防军随后追击, 在袭击者逃离 Niassa 特别保护区时击毙数人。

35. 尽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受训的武装人员涌入, “先知的信徒”的招募活动仍因资源有限而滞后。该组织日益频繁参与犯罪活动, 强行招募被绑架的青少年, 约半数作战人员未满 17 岁。在过去四个月中, “先知的信徒”绑架和勒索赎金的次数迅速增加, 对象包括渔民、船只、发动机、卡车、司机和工人, 要求受害方通过移动支付应用程序立即支付赎金。平均赎金在 50 至 100 美元之间。据会员国报告, “先知的信徒”在一周内就在 Meluco 矿区赚取了 3 000 美元。

东非

36. 在索马里，会员国评估认为，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明(未列名)仍然是 Al-Karrar 办事处的负责人，并且很可能仍然是索马里境内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头目。然而，其副手 Abdurahman Fahiye(未列名)在索马里境内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显著提升。据报告，邦特兰发起密集的反恐攻势后，穆明藏匿在甘达拉地区 Medlehe 附近。由邦特兰安全部队领导的“希拉克行动”旨在将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赶出 Buur Dhexaad 及其在 Cal Miskaat 山区的洞穴和掩体网络。

37.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由于预见到安全部队将在国际伙伴支持下发动大规模军事反攻，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位于邦特兰 Dharjaale 的安全部队基地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袭击。对 Dharjaale 的袭击几乎完全由阿拉伯裔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领导，凸显了他们在邦特兰的关键作用和存在。会员国估计，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位于索马里境内的 600 至 800 名作战人员中，半数以上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大多来自该地区、北非和阿拉伯半岛。尽管阿拉伯作战人员主导发起最初攻击，但随后的交战主要由非洲作战人员参加。阿拉伯作战人员受到优待，而非洲作战人员则被分配从事体力劳动并在后续的致命攻势中被置于前线，双方因此关系紧张。

38. 邦特兰的安全部队领导了一次为期五个月的成功反恐行动，其间击毙 200 名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逮捕 150 多人；然而，近期行动中未曾击毙高级领导人。2025 年 2 月，在邦特兰，美利坚合众国的一次空袭击毙了 Ahmed Maeleninine，他是一名负责招募、筹资和对外行动的中层领导人员。会员国担心，如果缺乏持续的反恐压力，威胁可能死灰复燃。

39. 青年党仍具韧性，加强了在索马里南部和中部的行动。会员国观察到，该团体自 2024 年 12 月起增加了行动，并于 2 月从下朱巴地区调遣了 3000 多名作战人员，向下谢贝利和希尔谢贝利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此次攻势包括协同攻击军事设施，暂时夺取城镇，控制通往摩加迪沙的一些关键桥梁和补给路线以及暗杀行动。索马里联邦政府设法收复了一些被占领的城镇。

40. 2024 年 12 月 24 日，青年党内部事务负责人、艾哈迈德·迪里耶(别名阿布·乌拜达，SOi.014)的亲信 Mohamed Mire 被杀身，其后青年党的领导层大体上保持未变。会员国报告称，青年党法院前负责人 Dahir Ga'amey 可能已接替 Mire，并指出青年党领导人的减员可能不会影响该组织的稳定性。会员国进一步评估认为，青年党作战人员总数有所增加，目前估计在 10 000 至 18 000 人之间。

41. 青年党继续将加强武器能力作为优先事项，将约四分之一的行动资金用于从也门的胡塞武装和半岛基地组织采购武器。青年党与胡塞武装的关系持续存在，据报告，胡塞武装为青年党作战人员提供训练并与之交换武器。一个会员国报告称，Abdirizak Hassan Yussuf(索马里人，常驻阿拉伯半岛)协助胡塞武装与青年党之间的武器运输，并与也门的军火贩子 Abu Kamam 协作。

北非

42. 持续的反恐努力遏制了北非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分子。该区域会员国强调在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伊拉克-叙利亚地区返回问题方面存在的挑战，指出这些人使用伪造护照和非常规迁移路线。他们还指出，青年和未成年人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社交媒体上的极端主义内容，日益受其影响。
43.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继续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突尼斯西部山区以及利比亚西南部活动，在上述国家约有 200 名作战人员。阿尔及利亚的反恐行动成果包括：逮捕人员、缴获武器、阻断与萨赫勒地区团体有关联的支持网络，以及拘留参与宣传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支持者。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继续主要将利比亚作为向萨赫勒地区运送武器、物资和作战人员的中转路线。
44.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正通过招募北非作战人员，在乍得湖流域、苏丹和索马里对其训练并将其部署回来，试图重振自 2023 年以来由 Al-Furqan 办事处管辖的处于休眠状态的 Dhu al-Nurayn 办事处。
45. 突尼斯哈里发战士组织(QDe.167)保持着最低行动能力，并与“伊斯兰国西非省”建立了新的联系。
46. 在摩洛哥，当局捣毁了两个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小组，逮捕了 16 名参与策划恐怖袭击的个人。1 月捣毁的第一个小组包括三兄弟。当局缴获了武器、爆炸物前体以及含有效忠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誓言的数字内容。2 月在九个城市捣毁了第二个小组，他们当时正策划绑架安保人员、袭击敏感地点和外国利益并合谋纵火。据报告，该小组由 Abderrahman Sahraoui(别名 Abou Malik，未列名)指挥，此人是马里梅纳卡/加奥大区的一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行动人员，这意味着该小组与萨赫勒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网络存在勾结。
47. 利比亚情报部门还捣毁了三个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协助小组。第一个小组招募并协助行动人员从北非转移到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区，为其提供伪造护照和安全屋。第二个小组通过幌子公司洗钱，帮助作战人员及其家属逃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霍尔营地并迁往利比亚，他们在那里被安置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资助的安全屋中。该小组还在该区域国家进行投资活动。第三个小组负责通过加密货币向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转移资金。
48. 在埃及，“耶路撒冷支持者”(未列名)未开展活动。西奈的安全措施加强限制了运作行动。尽管该团体通过宣传试图利用加沙和以色列的冲突煽动对埃及当局的攻击，但反恐压力遏制了其活动。
49. 在苏丹，当局在 1 月份捣毁了一个由八名苏丹国民组成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小组，该小组谋求在苏丹建立一个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省。该小组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索马里的前领导人 Bilal al-Sudani 的网络有关联，因而与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分子有关系。该小组在被捕前未开展重大行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呼吁苏丹境外的支持者通过提供资金予以支持。

B. 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黎凡特地区

50.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政府倒台六个月后，该国局势依然动荡不安。会员国警告称，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继续将叙利亚视为对外行动的战略基地，所造成的风险不断增加。

51.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成员夺取了叙利亚前政府持有的重型武器库存，并且在前政府垮台后，有超过 500 名附属于前政府的在押人员从拘留设施中被释放。发生了越狱事件，包括 3 月发生在阿勒颇的事件，其间 70 多名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及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宗教捍卫军”(未列名)有关联的在押人员逃脱。

52. 沙姆解放组织(QDe.137)领导下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面临着多重安全挑战，包括确立对地盘和众多武装派别/作战人员的管控，控制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以及打击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卷土重来。数个会员国指出，沙姆解放组织及其附属团体尚未完成从武装团体向治理当局所辖军队的转型，仍兼具两者特征。虽未观察到基地组织与沙姆解放组织之间存在活跃关系，但一些会员国报告称，在沙姆解放组织接管叙利亚之后，基地组织头目赛义夫·阿德尔曾指示附属媒体发布祝贺信息。与此同时，基地组织中央领导层因自身未发布祝贺信息而受到追随者的批评。

53. 一些会员国对沙姆解放组织及其同盟的多名成员(特别是担任战术角色者或已被纳入新叙利亚军队者)继续保持与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关系提出关切。许多战术层面人员所持观点比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兼叙利亚过渡时期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列名为阿布·穆罕默德·贾乌拉尼，QDi.317)和内政部长阿纳斯·哈塔卜(QDi.336)(二者通常被认为更务实而非意识形态化)更为极端。

54. 临时政府开始将各武装派别整合到统一的军事架构中，并宣布了各武装派别领导人和作战人员在新架构中的任命。至少 12 名外国人获得任命，其中三人被授予准将军衔。临时政府于 5 月 17 日发布指令，要求在 10 天内将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内的所有武装派别纳入新军事架构。据报告在该指令发布后，一些作战人员拒绝执行。一些将沙拉视为“叛徒”者发生叛离，这增加了内部冲突风险并使沙拉成为潜在攻击目标。

55. 据估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有 5 000 多名逍遥法外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会员国注意到该问题的复杂性并表示担心：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合法化的努力可能使这些人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地位正规化，但并未降低他们的威胁。一些会员国指出，某些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特别是来自中亚者)仍怀有对外行动的野心，他们对临时政府的做法不满，并可能会在政府控制之外开展活动。

56. 临时政府尚未确立对所有派别的完全控制，其中包括一些持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派别，例如“统一圣战营”(QDe.168)、“Ajnad al-Kawkaz”、“Ansar al-Tawhid”、“伊斯兰辅士组织”(QDe.098)、“Ansar al-Din”、“Katibat al-Ghoraba al-Faransiya”(由奥马尔·迪亚比(QDi.342)领导)等。其中一些派别与基地组织的联盟团体保持

关系并共享后勤。已有一些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试图进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包括试图加入奥马尔·迪亚比的团体。

57.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又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是 2024 年 12 月推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联盟的一部分，其成员随后主要驻扎在大马士革、哈马和塔尔图斯。据一个会员国称，在沙姆解放组织的支持下，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于 2025 年 2 月在拉塔基亚进行了海上作战技能训练，包括快艇袭击、海上救援以及武装泅渡和潜水，以期提高其作战人员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该会员国还报告说，某中东国家境内一些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族裔团体加紧筹措资金，以购买武器并秘密转移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个会员国报告称，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绑架、骚扰和恐吓中国平民。据一个会员国评估，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主要效忠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新政府。另一个会员国称，该组织成员已融入叙利亚社会，有成员受雇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防部。

58. 会员国注意到临时政府决策的集中化。23 名部长中至少有 9 人与沙姆解放组织有直接或间接关联，其中 4 人曾在该组织担任军事职务。这些人现在掌管关键部门(例如外交、国防、内政、司法)。战术行动被放权给个人执行，其中许多人认同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使人对这些行为者对于当地的控制产生怀疑。

59. 会员国对不断加剧的教派暴力表示严重关切。自 3 月 6 日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在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发生了针对平民(主要是阿拉维派)的屠杀和大规模逮捕事件，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 1 000 多人死亡。其间动员了数千名作战人员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沙姆解放组织的联盟分子参与了暴力活动，其中包括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Red Bands、Shaheen 旅、Sultan Suleiman Shah 师(由现任叙利亚军队准将 Muhammad al-Jassim(未列名)领导)和 Hamzah 师(由现任第 76 师指挥官 Saif al-Din Boulad(未列名)领导)，以及“宗教捍卫军”的作战人员。尽管临时政府部署了部队以期恢复秩序，但局势迅速升级。3 月 9 日，沙拉成立了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其调查结果将在四个月内公布。4 月下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部(包括 Jaramana 和 Sahnaya)爆发更多教派冲突，涉及德鲁兹人社区。6 月 22 日，大马士革发生一起教堂袭击事件，造成 80 多人伤亡。临时政府的初步调查将该事件归咎于伊黎伊斯兰国，指出犯罪人可能与霍尔营地有关联。伊黎伊斯兰国尚未宣称对此事负责。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作战人员的派系归属仍不稳定、变化频繁。

60.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利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该组织的一些关键领导人仍在此驻扎)不断变化的安全局势，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维持着多达 3 000 名作战人员。在前政府垮台以及联盟在巴迪亚地区发动袭击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迅速重组并重新部署了行动人员。尽管受到干扰，巴迪亚地区仍是其主要避风港。该组织秘密扩展到靠近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乡村、霍姆斯以及南部地区(包括 Tulul al-Safa、苏韦达和德拉)的人口居住区，通过小型机动小组开展行动，并加强走私网络以方便人员流动。一些会员国观察到伊黎伊斯兰国(达

伊沙)附属人员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新产生兴趣并向该国流动的迹象。其中一个会员国指出, 据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已同意派遣一些作战人员, 部分人员据信已在途中。

61.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还试图煽动教派紧张关系, 并以多语种开展宣传活动诋毁沙拉, 招募一些心怀不满的作战人员、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以及前政权的士兵。临时政府挫败了超过八起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阴谋, 包括袭击大马士革附近的宗教场所和关押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成员的监狱的企图。

62.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全国各地发动了 90 多次袭击, 主要针对位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约 400 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作战人员仍在该地活动。该团体继续策划袭击叙利亚民主力量管理的拘留中心和关键基础设施。临时政府与叙利亚民主力量在 3 月 10 日所签署协议的影响仍不明朗。

6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其他基地组织附属团体依然活跃。1 月, “宗教捍卫军”宣布解散, 但据评估, 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解散。该组织保留了约 2 000 名作战人员。其领导人指示成员保留武器, 这意味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进入新阶段。高层人物 Samir Hijazi 和 Sami al-Aridi(均未列名)身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 其中 Hijazi 正与来自沙姆解放组织的叛逃者合作, 以期在伊德利卜和沿海乡村组建新派系。

64. 尽管美国在 2 月针对“宗教捍卫军”行动人员实施了打击, 该团体仍具激活小组和重组的能力。几名“宗教捍卫军”成员加入了伊斯兰辅士组织(QDe.098), 该组织包括约 700 名作战人员, 目前可自由行动(包括在城市地区)。“宗教捍卫军”在吉斯尔舒古尔完成了建立一个无人机设施的准备工作, 之后会将其搬迁。一些成员正在基地组织的领导下探索迁往阿富汗、非洲或也门。

65. 在伊拉克, 伊拉克部队和联军的反恐行动继续削弱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 但该组织的威胁仍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发展密切相关。3 月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副首领 Abdallah Makki Mosleh Al-Rufai(别名 Abu Khadija)在安巴尔省被杀身亡, 这严重扰乱了该组织及其通讯。然而,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富有韧性, 可能会在六个月内恢复元气。一个会员国指出 Abu Khadija 的继任者为 Jassim Khalaf Dawood Al-Mazroui(别名 Abu Abdul-Qader, 未列名), 此人为前“伊拉克省长”, 曾在 10 月的一次袭击中幸存。

66. 伊拉克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现由 Ahmed Zeidan Khalaf Abed al-Ithaoui(伊拉克人, 未列名)领导, 该团体目前处于最弱时期, 声称发动的袭击不到五起, 以五至七人机动小组的方式开展行动。该团体主要使用简易爆炸装置, 继续发动游击式袭击, 包括 1 月在巴格达北部伏击伊拉克部队, 造成十余人伤亡。

67.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正努力恢复其在巴迪亚地区和叙利亚边境的能力并重建网络。根据伊拉克大赦法释放囚犯(包括已定罪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成员)可能使该组织有机会补充队伍。由于接连损失领导层成员, 该组织任命了新的中高级指挥官。预计更年轻、更精通技术的领导层崛起将对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战略产生影响。

68.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继续努力在整个黎凡特地区扩张。3 月,黎巴嫩安全部队宣布捣毁了一个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Al-Ard al-Mubarak 办事处的资助和指导下谋求建立伊黎伊斯兰国附属团体的小组,逮捕了其头目和主要行动人员。

C. 阿拉伯半岛

69. 自 2024 年 3 月上任以来, Saad ben Atef al-Awlaki(也门人,未列名)提升了半岛基地组织的能力。Al-Awlaki 重组了该团体,改善了作战人员的生活条件,并限制了渗透活动,据报告这些举措增强了他的权威。会员国认为该组织更具凝聚力和韧性,并准备开展对外行动。尽管中层行动人员遭到定点打击,半岛基地组织仍维持着 2 000 至 3 000 名作战人员的规模。

70. 一些会员国指出, al-Awlaki 可能正在逐步重新界定半岛基地组织与基地组织中央领导层的关系,限制赛义夫·阿德爾对半岛基地组织的影响力。一些会员国还注意到二者之间的直接通信发生中断。

71. 半岛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层或协商委员会成员目前均未被列名,包括 Ibrahim al-Banna(别名 Abu Ayman al-Masri)和 Ibrahim Al-Qosi(别名 Khubayb al-Sudani)等关键人物。一些会员国指出 Al-Qosi 在基地组织中央领导层内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围绕前领导人 Khaled Batarfi 之死的质疑声中,他帮助了 al-Awlaki 应对 Batarfi 追随者的不满情绪。

72. 半岛基地组织调整了行动策略,注重质量而非数量。该组织实施了 30 多次袭击,特别是在阿比扬省和舍卜沃省。许多袭击使用了短程武装无人机及其他轻武器、简易爆炸装置和狙击步枪。1 月,半岛基地组织作战人员被发现拥有无人机干扰器,多次成功击落无人机。半岛基地组织还将无人机用于监视穆迪亚区等地的安全部队。该团体的长期目标包括建立具备制造能力的更大规模内部无人机项目。

73. 尽管半岛基地组织公开批评胡塞武装,一些会员国继续强调胡塞武装与半岛基地组织之间的机会主义关系。这种关系受到部落动态和促成因素的推动。一个会员国确认了参与胡塞武装与半岛基地组织之间无人机和武器走私的个人,其中包括 Abu Saleh al-Obaidi(未列名),他与走私者协作,将武器从迈赫拉省运到马里卜再运往焦夫。据报告,另一个被称为 Abu Salman al-Masri(未列名)的人管理海上走私行动。

74. 半岛基地组织的财务状况略有改善。该组织继续接受青年党的支持,并加深与青年党的关系以对抗金融孤立。半岛基地组织通过在也门(往往通过部落网络)实施绑架和投资筹集行动资金,并在哈德拉毛省策划绑架事件。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半岛基地组织努力控制哈德拉毛省和舍卜沃省的货运并封锁供应路线。该团体在也门接纳数百名青年党作战人员进行训练,为其提供武器支持并赞扬其努力,呼吁青年党在索马里复制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的成就。

75. 半岛基地组织通过鼓动和指使行动继续构成严重威胁。加沙与以色列的冲突继续在其宣传和招募活动中占据突出地位,这包括 4 月推出的“解放巴勒斯坦

之路”系列和 6 月 al-Awlaki 发布的煽动对西方发动袭击的视频(其作为领导人发布的首段视频)。该团体还发布一则庆祝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政权垮台的视频。一些会员国报告称,该团体开发了一款用于提供安全内部通信的应用程序。

76.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伊黎伊斯兰国-也门, QDe.166)继续受到制约,作战人员不到 100 人,主要在马里卜活动。尽管缺乏组织实力,伊黎伊斯兰国—也门仍与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协调,参与招募和协助工作。

D. 欧洲和美洲

77.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仍然是这些区域最重大的恐怖主义威胁。自上次评估以来,这一威胁在性质上几乎未发生改变,并且主要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一个人通常(虽非绝对)通过社交媒体和加密通讯平台被激进化。

78. 加沙与以色列冲突后果造成的影响不及 2024 年明显。尽管此类事件在恐怖主义宣传中仍占据突出位置,但在对参与完成袭击或阴谋被挫败的嫌疑人进行的访谈中,提及此类事件的频率有所下降。

79. 在欧洲,² 数个国家仍受恐怖主义影响。奥地利和德国发生多起袭击事件,其中一些袭击由主要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富汗的外国人实施。在瑞典,焚烧《古兰经》的事件一再发生,引发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相关激进分子的报复行为。法国一贯明确打击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例如在 2024 年奥运会期间及之后实施先发制人的安全行动,迄今为止成功遏制了威胁。尽管如此,威胁等级仍然很高。

80. 欧洲各地的威胁仍主要来自国内:大多数卷入恐怖活动的个人是在当地被激进化,受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宣传煽动。一个会员国在国内威胁格局中鉴别了四种主要人物特征,即:在网络上被激进化的 21 岁以下个人(占大多数);北高加索激进分子(尽管自 2024 年以来这类人的出现有所下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或在监禁期间被激进化的囚犯;患有精神或心理障碍的个人。

81. 至于外部威胁,针对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定向行动尽管在战术上有效,却并未消灭该组织的战略意图。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继续谋求远程招募意识形态上易受影响、愿意在更远地区行动的个人。

82. 其他令人担忧的因素包括仍位于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区的欧洲裔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拘留中心和营地仍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重点目标。倘若这些设施中发生不受控制的大规模人员释放,威胁等级将显著升高。最后一方面的外部威胁在于仍滞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战斗人员的遗孀。这些人可能试图返回欧洲,意图发动袭击。在此背景下,一个会员国警告称,将个人或实体从国际制裁制度中除名可能会严重削弱针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现行法律程序。

² 西欧和东欧。

83. 在美国，据称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阴谋，这些阴谋主要受到加沙和以色列冲突的驱动，或源于被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煽动和激进化的个人。1月1日，一名宣誓支持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美国公民在新奥尔良驾驶卡车冲撞人群，造成14人死亡——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国境内与基地组织或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有关的最致命袭击。当局挫败了多起袭击图谋(其中包括一起受伊黎伊斯兰国煽动、策划在密歇根军事基地进行大规模枪击的阴谋)，并发布警告称，尽管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有限，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仍在策划针对美国人的袭击。

E. 亚洲

中亚和南亚

84. 4月22日，五名恐怖分子袭击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帕哈尔加姆的一个旅游景点，造成26名平民死亡。抵抗阵线当天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同时发布了一张袭击现场的照片。第二天，该团体再次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然而，4月26日，抵抗阵线又撤回其声明，此后未发布进一步消息，也没有其他组织声称对该袭击负责。区域关系依然脆弱，恐怖组织可能会利用这些区域紧张关系。一个会员国称，如果没有虔诚军(QDe.118)的支持，此次袭击不可能发生，并且虔诚军与抵抗阵线之间存在关联。另一个会员国称，此次袭击是由抵抗阵线实施的，抵抗阵线是虔诚军的代名词。另一个会员国反驳了这些观点，并称虔诚军已经解散。

85. 阿富汗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事实当局)继续为包括基地组织及其附属团体在内的一系列恐怖组织维持宽松环境，对中亚和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86.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仍是区域和国际上最严重的威胁。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拥有约2000名作战人员，该团体继续在阿富汗境内外(包括中亚各国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招募人员，并从其他团体招募心怀不满的作战人员。有人担心，一些极端主义作战人员可能会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移到阿富汗，并进一步针对该区域各国(首先是中亚国家)开展行动。在阿富汗北部和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地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伊斯兰教学校对儿童进行灌输，为14岁左右的未成年人开设自杀培训课程。

87.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继续重点袭击什叶派社区、事实当局以及外国人。在绍纳拉赫·贾法里(QDi.431)的领导下，作战人员散布于阿富汗北部和东北部各省。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试图在阿富汗邻国及全球建立运营机构。

88. 事实当局的努力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能力，但该团体利用对塔利班治理的不满情绪，继续相对逍遥法外地行动。尽管其领导层仍然以阿富汗的普什图人为主，但普通官兵现在大多为中亚人。一些试图跨越边境的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支持者为女性，其中包括中亚作战人员的妻子。

89. 事实当局在执法队伍和军队中使用来自“真主辅士团”(未列名)、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布哈里营，QDe.158)以及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作战人员来维护国内安全，在阿富汗北部地区尤其如此。

90. 会员国评估认为，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资源有限且规模锐减，因此对该区域各国不构成直接威胁。然而，赛义夫·阿德尔已指派 Abu Jaffar al-Masri(未列名)和 Abu Yasser al-Masri(未列名)重启在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利比亚和欧洲的小组。这表明基地组织仍具有开展对外行动的长期意图。

91. 据描述，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成员以过去曾与塔利班并肩作战的阿拉伯人为主。他们散布于加兹尼、赫尔曼德、坎大哈、库纳尔、乌鲁兹甘和查布尔这六个省份的据点。据报阿富汗各地有数个与基地组织有关的训练场地，并发现三个较新场地，尽管这些场地可能规模小且简陋。据报这些场地同时训练基地组织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运动，QDe.132)的作战人员。

92. 有人担心，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信心和野心正在增强。自 2019 年阿西姆·奥马尔死后，乌萨马·马哈茂德一直是该团体的实际领导人，但他在今年 3 月被正式宣布为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埃米尔”。

93. 巴塔运动约有 6 000 名作战人员，并继续获得事实当局提供的大量后勤和行动支持。据报告，事实当局内部对自身与巴塔运动的关系存在观点分歧，一些人主张事实当局与该组织保持距离以改善地区关系。一些会员国报告称，巴塔运动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保持着战术层面的联系。巴塔运动继续在该地区发动高调袭击，其中一些袭击造成大量伤亡。据报告，巴塔运动继续获得各种武器，这增强了其袭击的致命性。一个会员国报告称，2025 年 1 月，巴塔运动在俾路支省为恐怖分子提供训练。

94. 该区域会员国评估认为，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持续扩大力量，拥有多达 750 名武装分子。另一会员国称，阿富汗的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规模较小(100 人)、没有壮大、军事上不活跃，并受到塔利班限制。据报告，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治格局变化的鼓舞，通过 3 月发布的新战略规划和章程加快“武力谋求独立”的步伐，更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鼓吹“返回新疆进行圣战”。包括阿卜杜勒·哈克(QDi.268)和 Abdulaziz Dawood(扎希德，未列名)在内的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领导人煽动海外维吾尔族人采取行动。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与阿富汗的塔利班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沙姆解放组织之间更紧密的合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战略。该区域会员国报告称，2024 年 12 月，一个包含一名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代表在内的三人代表团从大马士革前往喀布尔，与事实当局讨论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向东流动的问题。

95. 一些成员国表示，俾路支解放军(包括其马吉德旅)与巴塔运动在阿富汗南部的部分地区密切协作。据一个会员国报告，他们共用四个训练营(例如 Walikot 和 Shorabak)，基地组织提供意识形态和武器方面的训练。俾路支解放军的一些袭击呈现高度复杂性。3 月 11 日，俾路支解放军在偏远山区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和其他武器劫持了贾法尔特快列车，造成 31 人死亡，其中包括 21 名人质，高调展示该团体的能力和残暴程度上升。许多袭击是无差别攻击。两个会员国评估认为，俾路支解放军和巴塔运动在战略层面并无协作，但可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

约，双方关系仍然疏远；俾路支解放军未与基地组织结盟，其规模和力量均不及巴塔运动。

东南亚

96. 有效的反恐举措将威胁控制在较低水平；然而，从叙利亚冲突返回的人员和刑满释放的囚犯构成持续挑战。恐怖主义团体的韧性和青年人日益增长的网络激进化现象预示小规模活动将持续发生。

97. 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QDe.169)在菲律宾最为活跃，该团体由多个派系组成，成员总数达 150 至 200 人。尽管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的埃米尔状况仍然不明，但其领导人的重要性不及其他活动区。其资金似已枯竭，这可能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核心组织扣留资金或将资金部署到其他地方有关，但菲律宾境内的绑架勒索事件有所抬头。在南部地区，袭击事件仍然很少，投降事件频发，暴力事件也受到限制，这主要得益于反恐压力。在邦萨摩洛地区，一些伊斯兰组织参与了政治进程。

98. 在印度尼西亚，神权游击队(QDe.164)无力发动重大袭击。更普遍的威胁来自青年男子网上激进化现象加剧，神权游击队的意识形态仍具有强大的蛊惑力。印度尼西亚 88 反恐特别支队逮捕了数名通过互联网被激进化并被煽动策划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

99. 2024 年 6 月，在伊斯兰祈祷团(QDe.092)的领导人决定解散该组织并摒弃暴力后，印度尼西亚各地举行了多场解散活动，大多数成员似乎同意解除武装。作为恢复性司法办法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官员于 5 月有条件释放了倡导非暴力和参与治理的伊斯兰祈祷团前埃米尔 Para Wijayanto。少数心怀不满的伊斯兰祈祷团成员仍有可能组建新团体或加入伊黎伊斯兰国，但这尚未成为现实。

三. 影响评估

A. 安全理事会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100. 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筹集资金方面仍具适应能力，具体方法各不相同，取决于地理位置以及各团体利用资源和通过征收天课、绑架勒索、征收资源税和敲诈企业等手段剥削当地社区的能力。

101. 转移资金主要采用哈瓦拉汇款系统和现金转移这类传统方式，但资金的存储和转移方面出现了一些调整：伊黎伊斯兰国越来越多地利用女性运送员；运用云哈瓦拉汇款系统将数据存储在云端，以避免被发现；使用“安全投递箱”将资金存放在兑换处，凭密码/代码提取。

102.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仍保有获得充足资金的渠道，其财务结构仍独立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领导人。沙姆解放组织接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被认为给伊黎伊斯兰国造成供资问题，并可能导致其收入下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作战人员的工资降至每人每月 50 至 70 美元，每个家庭的津贴为 35 美元，达到历史最低水平且未按期支付，表明其面临财务困难。

103. 青年党保持着稳健的财务体系，主要通过敲诈勒索和强制征税筹集行动资金(S/2025/71，第 42 段)。为增加收入，该团体宣布计划从 6 月开始对每户家庭征税 20 美元。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青年党的年收入可能远高于通常报告的 1 亿美元，有可能超过 2 亿美元。

104. 在对索马里境内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军事进攻之后，该区域各国注意到，Al-Karrar 办事处的金融网络出现中断，包括因当地企业不予配合而使其无法收款。Al-Karrar 办事处的地区附属团体不再收到资金，导致其寻求绑架勒索等其他筹资方式，即要求对方通过移动支付应用程序立即支付小额赎金(如 50 至 100 美元)以确保迅速放人。据报告，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当前拥有现金储藏库。Al-Karrar 办事处还试图将储蓄藏匿于同情他们的商人的银行账户中，或投资于当地企业。

105. 尽管不清楚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能够取用的确切收入金额，但会员国指出资金并非其制约因素，该团体并不缺乏行动资金。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收入来自索马里的 Al-Karrar 办事处，此外还有捐款和针对阿富汗商人的持续绑架勒索行动。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拥有约 1 000 万美元存款，其中一些已投资于中东的房地产。

106.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使用门罗币、库币、MEXC、火币和 Totalcoin 等加密货币的情况日益普遍，也日益复杂。一些会员国报告称，由于门罗币从国家交易所平台下架并且难以兑换，其使用可能会减少。一款名为 Cash Now 的新型加密货币应用程序允许不同加密货币相互兑换，据报该应用程序为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行动成员获取现金提供了便利。会员国注意到，Telegram(@wallet)这款支付应用程序不要求“了解客户”程序，因而越来越多地被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采用。注意到有人使用“非托管”钱包进行一次性转账。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还在尝试使用人工智能伪造的文件规避“了解客户”程序。

107. 更多会员国逮捕并起诉了涉嫌恐怖主义融资犯罪(特别是与加密货币相关的犯罪)的个人。土耳其、德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等国已就此类案件提起诉讼。

108. 会员国未报告有关盗窃或滥用文化遗产(安全理事会第 2347(2017)号决议)的任何信息，也未报告有关挪用援助或滥用人道主义援助(安全理事会第 2761(2024)号决议)的任何信息。

109. 会员国未提供有关参与贩运人口或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安全理事会第 2734(2024)号决议)的信息。

B. 安全理事会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110. 尽管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基数相对较低，但其流动增多日益引发关切。

111. 据会员国估计，5 000 多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参与了 12 月 8 日攻占大马士革的军事行动。
112. 叙利亚军方宣布了几项高级别任命，获任者包括叙利亚武装派别的重要领导人。其中有六个职位被分配给外国人，三人获准将军衔，三人获上校军衔。
113. 这些人中许多人的意识形态归属不明，但其中一些人可能持有暴力极端主义观点并有对外野心。有人担心，如果他们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可能会对国内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其中一些人还可能寻求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向第三国(例如其原籍国)施加外部恐怖主义威胁。
114. 除了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之外，据报还有一些个人和团体对临时政府的行动感到不满并试图迁往国外。这些人包括大量来自中亚国家的作战人员。据报其中一些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正试图返回其家园或邻国；若其回返不受控制，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
115. 另据报告，一些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包括来自中亚并与基地组织(例如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结盟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迁往阿富汗北部。这些人被称为“侦察兵”，他们充当先锋部队，其家人(和其他作战人员)随后加入他们。
116. 与之相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呼吁作战人员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补充其队伍。据报迄今已有少数人员前往该国。未经证实的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已同意派遣大量作战人员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其中一些人员目前正在途中。
117.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还呼吁其追随者前往西非和东非，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各附属团体。据报告，该组织正在资助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前往索马里。前往非洲冲突地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似乎正在增多。一些消息来源表明，伊黎伊斯兰国已成功将其部分作战人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经也门偷运到索马里。此外，据报还有一些小股区域作战人员途经中部非洲和东非，要么加入那里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附属团体，要么继续前往索马里。
118.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继续执行其袭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监狱的计划，那里关押着约 8 500 至 9 000 名被拘押者。该组织还继续以霍尔营地为袭击目标，那里关押着来自约 70 个国家的约 33 000 人。最近，该组织指示作战人员逃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监狱和营地。据报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些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成员已逃离霍尔营地。许多未成年人从营地被招募并被部署到巴迪亚。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

119. 一些会员国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制裁执行情况表示关切，提到有报告指出可能存在向临时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咨询服务和薪金支付的情况，也有报告指出一些会员国修改了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有关的单边措施。其他会员国

表示关切，在叙利亚的背景下，倘若向被列名个人或团体提供武器，则对这些实体提供支持可能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规定的武器禁运。除非明确规定此类支持的参数，否则有可能在无意中惠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被联合国列名的个人和实体。一些会员国不确定在此情况下应如何实施所有制裁措施。

12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首次有一个来自南部非洲、中部非洲和东非区域的国家成功进行列名。这是自 2023 年以来唯一新增指认。

A. 旅行禁令

1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 19 例被列名个人旅行报告，均与沙拉(QDi.317)和阿纳斯·哈塔卜(QDi.336)的旅行有关。其中 13 例涉及旅行禁令豁免请求，这些当中有 9 例是在旅行前不足两日提交请求。有 7 例未按照委员会的工作准则提交正式请求。

122. 未从会员国收到关于其他被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个人试图旅行或被拦截的信息。

B. 资产冻结

12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共有四项资产冻结豁免请求，其中两项是对现有豁免许可的修正。

C. 武器禁运

124.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都依赖走私或盗窃小武器和轻武器。会员国观察到，恐怖主义团体和有组织犯罪网络在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转让方面进行协作。在近期无人机(包括武装无人机)扩散加剧的背景下，这两个组织还通过招募专家来寻求无人机方面的专业知识。

125. 数个会员国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武器扩散的程度表示关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政府垮台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分子分得或获取了武器和导弹，其中包括重型武器、反坦克系统和迫击炮。一些会员国报告称，在阿拉伯叙利亚武装部队撤离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获得了军事装备和车辆，后来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又通过军火商购买了大量武器。会员国警告称，目前尚不清楚哪些团体控制着哪些具体武器，武器如今被当作货币不加区分地进行交易。

126. 在阿拉伯半岛，半岛基地组织增强了技术能力，从现成的无人机转向胡塞武装风格的机型，但尚未将其用于大规模袭击。半岛基地组织意图开发一个内部无人机项目，配备专门人员和制造设备。该团体继续增强军事能力，最近获取了无人机和 12.7 毫米反器材步枪，在阿比扬和舍卜沃的袭击中使用了这些武器。

127. 数个会员国报告了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附属组织在非洲使用无人机的情况。小型无人机随处可见且价格低廉，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其附属网络内共享技术专长，以实现无人机的全球应用。2024 年，“支持伊斯

兰与穆斯林”组织的马西纳解放阵线获取了用于监视、指挥和控制(包括榴弹部署)的无人机。2025年2月,在布基纳法索吉博,“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使用了第一人视角无人机向军事阵地投放由塑料瓶制成的简易爆炸装置。大疆无人机提升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情报能力,特别是对军事基地的监视和攻击能力。与索马里境内的青年党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不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使用包括大疆 Matrice、Mavic 3 和 Mavic 2 在内的内置全球定位系统和图像稳定相机的无人机。

128. “伊斯兰国西非省”频繁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结合先进的侦察无人机,塑造了其作战体系的发展。这一技术手段促使“伊斯兰国西非省”放弃对尼日利亚军队控制区的正面进攻,转而采用伏击和袭扰战术。最大的威胁来自第一人视角无人机,其飞行速度极快,用于承担“神风特攻队”的角色。这种作战策略的转变或将改变冲突态势,使之有利于恐怖组织。

129. 在索马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与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协作,走私小武器和轻武器及重型武器以支持全球行动。会员国报告称,青年党的首选武器是简易爆炸装置,包括定向和遥控简易爆炸装置、车载简易爆炸装置以及自杀炸弹手。

130. 在中亚和南亚,各种团体(例如巴塔运动、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通过跨境走私和黑市交易获取武器(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标准武器)和装备。会员国报告称,其中一些团体对位于俾路支省锡比和旁遮普省 Machi 的巴基斯坦军事设施实施了“非对称”无人机袭击。

五. 建议

监测组建议:

131. 关于旅行禁令豁免请求,一些会员国未遵循委员会准则规定的程序,包括提前 15 个工作日提交豁免请求的程序。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考虑加强旅行禁令豁免制度的备选方案,以促进该制度的执行并防止不合规现象。

132. 监测组注意到会员国就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事态发展相关的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武器禁运措施的执行情况提出的问题;据收到的资料显示,可能存在向沙姆解放组织领导的临时政府所辖叙利亚国民军提供军事培训和咨询服务以及向政府雇员支付工资的情况。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解决这些问题,以免会员国无意中惠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被联合国列名的团体和个人或其队伍中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133. 监测组强调,提交给委员会的资产冻结豁免请求数量与可能符合此类豁免条件的被列名个人数量之间存在重大差距。这种差距表明该措施未得到有效执行,仍未得到充分利用。自 2022 年以来,监测组共收到来自 6 个会员国的 25 项豁免请求,涉及 11 名被列名个人。为确保制裁措施的有效执行,监测组建议对目前的资产冻结豁免进行审查。监测组还建议委员会致函各会员国,强调须按

照委员会工作准则以及制裁措施的要求，及时为管辖范围内的被列名个人和实体提交资产冻结豁免请求。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34. 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4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5 年 6 月 22 日。

135. 监测组感谢会员国支持和参与编写本报告。

136. 监测组继续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罪办)密切合作，帮助会员国进行能力建设。监测组与毒罪办合作举办了两次双边讲习班和两次区域会议，以提高对制裁制度的认识，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赋予监测组的任务对会员国给予支持。

137. 本报告基于会员国的贡献和评估。很难获得可靠数据(例如有关与特定团体结盟的作战人员数量的可靠数据)。报告尽可能反映了各国共识或会员国的各种意见。

138.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 提供反馈意见。

附件一

Propaganda

1. Propaganda output by ISIL (Da'esh) and Al-Qaida remained high. It continued to be used as a recruitment and fund-raising tool, but also to communicate strategic priorities.
2. ISIL (Da'esh), through its various media outlets, regularly communicated in multiple languages. It put considerable effort into its weekly publication, al-Naba. It used al-Naba to discuss a range of issues, from foreign affairs to Sharia law. It regularly exhorted readers to carry out lone actor attacks and provided practical guidance on how to do so.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every edition of al-Naba focused on operations in Africa and regularly appealed to fighters to travel there (e.g. to Somalia, Sahel, Sudan). Its propaganda during Eid al-Adha focused exclusively on its African branches.
3. Propaganda disseminated by ISIL (Da'esh) and Al-Qaida was promoted through their 'official' media channels. Their output was often co-ordinated around major attacks or ideological messaging campaigns. The outlets include:
 - **ISIL (Da'esh) and its affiliates:** Al-Naba' newspaper (produced by ISIL Core), Amaq News Agency (ISIL outlet for claims of attacks and battlefield updates), Al-A'zaim Media Foundation (affiliated with ISIL-Khorasan Province), Voice of Khorasan magazine (ISIL-K propaganda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
 - **Al-Qaida and its affiliates:** As-Sahab Media Foundation (Al-Qaida's central media wing), Al-Malahem Media (affiliated with Al-Qai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 AQAP), Al-Kataib Media Foundation (affiliated with Al-Shabaab in East Africa), Al-Andalus Media (linked to Jama'at Nusrat al-Islam wal-Muslimin - JNIM).
4. 'Official' media were amplified and enhanced by a growing ecosystem of sympathisers and supporters. Member States underscored the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these unofficial yet sympathetic outlets to amplify extremist narratives and facilitate recruitment. Supporters of ISIL (Da'esh) and Al-Qaida actively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and amplification of content released by the groups' official media wings, thereby expanding its reach and influence beyond core networks.
5. Both Al-Qaida and ISIL (Da'esh) continued to experiment with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to glorify violence and promote an idealized life under their rule. ISIL (Da'esh) tried to exploit TikTok's reach and algorithmic power for radicalization and recruitment, focusing on youth. AQAP continued to try to exploit gaming platforms for recruitment, also focusing on youth. Once an initial contact had been made, potential recruits were directed to encrypted apps (such as Telegram, Element, Discord, Threema, or Zangi), for further indoctrination and tasking.
6. Groups also continued to experiment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mostly for radicalization and recruitment, and to amplify or enhance propaganda. For example, Al-Shabaab released a series of messages that were translated into various languages using AI tools. ISIL (Da'esh) previously released guidance on how to use Generative AI tools, including ChatGPT, whilst avoiding detection. There was some reporting to suggest that ISIL (Da'esh) was targeting recruitment of cyber experts to bolster its capabilities in this area.

7. AQ and ISIL continued to distort and misrepresent Member State actions, in particular counter terrorism operations, to support their narratives. It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MS CT activity is seen to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is sensitive to local concerns, in order not to feed perceived grievances and inadvertently provide fodder for terrorist propaganda.

附件二

Twenty-five years of counter-terrorism sanctions

Background

1. On 15 October 1999,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dopted resolution [1267 \(1999\)](#) under Chapter VII of the UN Charter. It was the first UN-mandated sanctions regime specifically directed against a non-state actor, legally binding on all UN member states.
2. The initial sanctions measures were related to aviation and finance. An arms embargo was added in December 2000 under resolution [1333 \(2000\)](#). This resolution also created a Committee of Experts to oversee and support implementation; this was the forerunner of the current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which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under resolution [1526 \(2004\)](#) in 2004.
3. As such, this is the 25th year of the counter-terrorism sanctions oversight mechanism, and the 21st year of operation of the Monitoring Team¹.
4. The Monitoring Team's mandate is fully described in paragraphs 51-52 and the annex of resolution [2255 \(2015\)](#), and in paragraphs 101-108 and Annex I of resolution [2734 \(2024\)](#).
5. The counter-terrorism sanctions regime has continued to evolve to meet the changing threat, and it now encompasses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ISIL (Da'esh) and its affiliates,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cryptocurrency, abuse of social media for recruitment, trade in cultural property, kidnapping for ransom, and proceeds of crime including trafficking in persons. There are now over 40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at relate to counter-terrorism an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the work of the Monitoring Team.
6. An Ombudsperson mechanism² was established by resolution [1904 \(2009\)](#). Its mandate has been extended by subsequent resolutions, most recently by resolution [2734 \(2024\)](#). It provides independent review of requests from lis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seeking removal of their name from the sanctions list. The Ombudsperson is mandated to gather information and to interact with petitioners, relevant States, the Monitoring Team and other interlocutors. Within an established time frame, the Ombudsperson presents to the 1267 Committee³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the petition, including a recommendation as to whether the individual or entity should be retained or delisted; the Committee then decides, in lin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Annex II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which includes a "reverse consensus" procedure. By ensuring respect for due process, the Ombudsperson mechanism enhances the legitimac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1267 sanctions regime.
7. A humanitarian exemption to the asset freeze provision was established by resolution [2664 \(2022\)](#), including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2 years for the 1267 sanctions regime. This was extended indefinitely by resolution [2761 \(2024\)](#).

Implementation

8. The regime aims, broadly, to constrain and complicate the activities of those who are believed to be involved in terrorism related to ISIL (Da'esh), Al-Qaida and

¹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established in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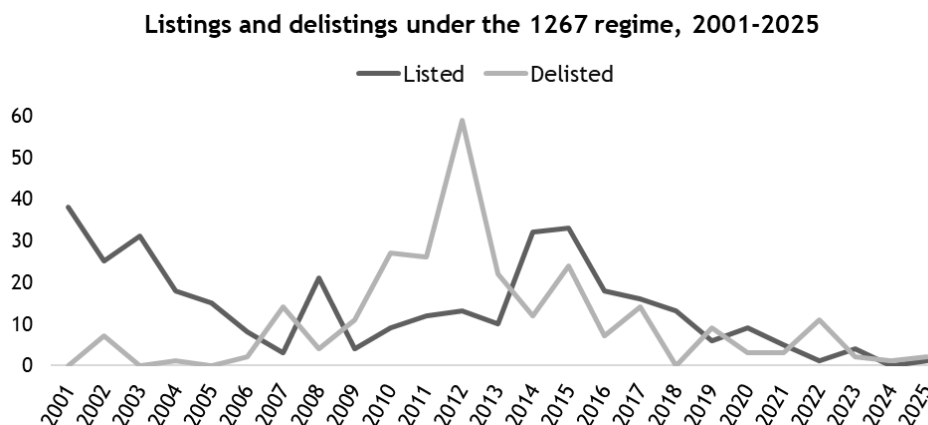
² Further details can be found at <https://main.un.org/securitycouncil/en/ombudsperson>.

³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pursuant to resolutions [1267 \(1999\)](#) [1989 \(2011\)](#) and [2253 \(2015\)](#)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their affiliates. It also aims to assess and communicate widely the threat posed by these groups, and the evolution in their tactics⁴. Member States are required to subject listed individuals to a travel ban; and lis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are also subject to an asset freeze and an arms embargo.

9. Those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that are listed under the counter-terrorism sanctions regime are automatically subject to an INTERPOL Special Notice. These contain information that helps identify listed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and supports law enforcement in taking appropriate action in line with their national laws. Special Notices are circulated to all INTERPOL member countries through a secure global communications system, and extracts of them are published online.

10. Currently, 254 individuals and 89 entities have been determined to meet the listing criteria (includ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financing, planning, preparing or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on behalf of Al-Qaida or ISIL (Da'esh)). Around one-quarter of those listed are terrorist facilitators or played a facilitation role for groups linked to Al-Qaida or ISIL. The following graph shows the trends in listings and delisting since the regime was established:



Source: Data provided by the 1267 Secretari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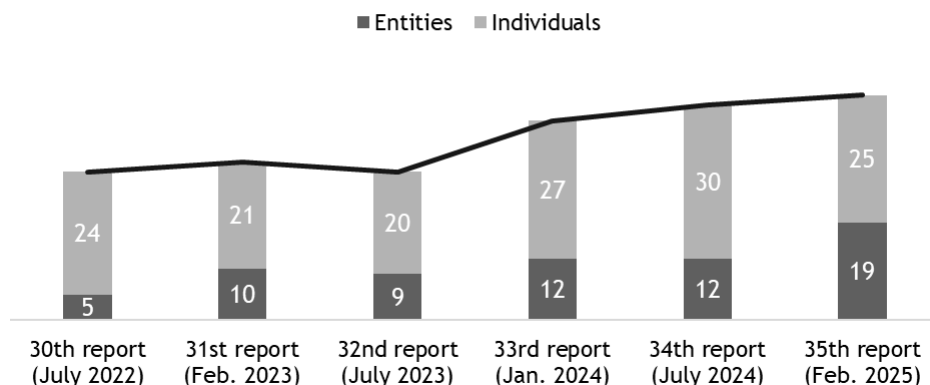
11.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Ombudsperson mechanism, 112 cases have been accepted by the Ombudsperson (as of 1 May 2025). In the 105 cases fully completed through the Ombudsperson process, 72 requests for delisting have been granted, one entity has been removed as an alias of a listed entity and 33 requests have been denied.

12. The Monitoring Team's 6-monthly reports regularly identify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that Member States have assessed to be involved in terrorism, but who are not currently listed. Nearly half of non-listed individuals are linked with South and Central Asia; around one-third are associated with Africa.

13. In the 35th report, 19 entities and 25 individuals of concern were identified but not listed. This included the senior leadership of ISIL (Da'esh), and the heads of ISIL (Da'esh) regional offices. Since the 30th report in 2022, 123 non-lis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have been mentioned at least once. Ten non-lis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have been referred to in the last five reports.

⁴ An archive of Monitoring Team reporting is at <https://main.un.org/securitycouncil/en/sanctions/1267/monitoring-team/reports>

Number of "not listed"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mentioned in MT reports since July 2022



Source: Annual reports by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14. The Monitoring Team engages broadly with various stakeholders to gather information, raise awareness, and to help build capacity. It works closely with parts of the UN counter-terrorism machinery, notably UNOCT and CTED. In particular, the Monitoring Team has drawn on UNODC and its field presence to support Member States to designate persons and entities under the 1267 sanctions regime, implement domestic asset freezing regimes and deliver long-term operational, institutional and legislative changes. This has included supporting countrie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

15. Engagement was disrupted by Covid-19. However, since January 2020, working across its full mandate, the Monitoring Team has made over 100 international visits to consult bilaterally with national authorities, in virtually every region of the world. Around 60% of meetings with national authorities have been with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or Europe. Nearly 16% of meetings with national authorities have been with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less than 13% have been with countries in Africa. The Monitoring Team has also taken part in around 10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workshops.

16. Since the Monitoring Team was established in 2004, it has produced over one thousand pages of reporting and assessment on counter-terrorism issues related to its mandate, mapp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threat. It has made at least 250 recommendations:

- 40% relate to Committee working methods (including the listing/de-listing processes).
- Just over 20% relate to improving the functioning of core elements of the regime, i.e. asset freeze, arms embargo, travel ban.
- Just under 13% relate to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7. The remaining 27% cover a wide range of issues. For example, nine recommendations relate to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six to internet/social media, and one to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

18. As we look to the future, the Monitoring Team will consider previous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issues that they aim to address, and assess how effectively they have been implemented. The Monitoring Team will also look to develop more accurate measures of its performance,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unter-terrorism sanctions regime, in addressing the threat from Al-Qaida, ISIL, and affiliated groups.